

日本 金榜畅销书译丛  
【远藤志雄作品集】

# 暗黑之蛊

刘兰 译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九九年二月

## 内 容 提 要

濑谷川在雪节上偶遇一位老者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迈进了对方的别墅，不料意外发现了一对矮小的印第安侏儒和一头吃草的黑豹，从此他陷入连续的恶梦之中，眼前不断晃动着血淋淋的利斧和一只断手。

他鬼使神差地替人寻找爱女、不料却正是自己的妻子，在无数次的恐怖环境的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在新婚之夜所做的一切 ... ..

远藤志雄之《暗黑之蛊》是一本扣人心弦的畅销书。

是什么在诱惑  
他感受恐惧？是暗黑的  
那……第三只手。



# 目 录

## 暗 黑 之 盞

引子.....	( 1 )
第一章 花瓶.....	( 5 )
第二章 复杂的地下室.....	( 9 )
第三章 怪女人.....	( 19 )
第四章 断手.....	( 29 )
第五章 奇怪的照相机.....	( 45 )
第六章 丰平三条56号.....	( 57 )
第七章 危险人物.....	( 69 )
第八章 赴约.....	( 79 )
第九章 是她？.....	( 89 )
第十章 出海.....	( 105 )
第十一章 操控恐怖游戏的人.....	( 119 )
尾声.....	( 245 )

# 引 子

札幌城边的山峦，终日躲藏在富士山的阴影之下，皑皑的白雪恰到好处的掩盖着某些凶险，那些稍稍展露枝角的杨树，还没有达到窥视的高潮，便被积雪压弯了腰，只剩下高傲的头颅在风中屈辱的挣扎，向每一个生命讲述自己辉煌的经历，只有自甘卑微的野草和岩石不动声色，冷眼旁观着发生在身边的一切。

风刮了起来，黄昏的墓地更显荒凉和神秘，任何伟大的意志都会在风雪迅变的世界面前显得脆弱和无助，加上冥冥中的一脉相承的恐惧，一切都觉得有可能发生。野兽的嗥叫不时响起，在原始森林的上空回荡不已，震得人的心脏莫名

其妙地颤抖。

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，濑谷川同往日一样，晚饭过后便来到这里，他不知道自己身上曾发生过什么事，但他每天黄昏都准时到一个空墓前凭吊，他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。墓地空荡荡的，不时有野鸦惊飞而起，“哇、哇”地怪叫几声后便向天空深处飞去，四周黑黝黝的森林围着这片走向天堂的福地，长年歇息在此的亡灵们，正无声地享受着另一个世界的夜景。濑谷川走到墓地中央，正准备将一束白花放下时，却惊奇地发现，自己为妻子设置的空墓已不翼而飞了，他不禁吓了一跳。

突然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响起来：“先生，你来送花吗？”在这种地方听见鬼一般的声音，谁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惊恐地低下头去，借着残霞反映的余光，赫然发现在空地上坐着一位黑衣少女，一副面纱罩住了她整个一张脸，只露出两只黑洞洞的眼睛，一股鲜血顿时从那少女嘴角边喷了出来，她惨叫一声，连忙伸手扶住身旁的墓碑，才勉强站住。

濑谷川还没有从极度的恐慌和猜疑中回过神来，黑衣少女已经缓缓地站起来，身形如同冉冉升起的鬼魅，濑谷川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巨大的恐怖堵住了他的喉管，压迫着血液向周身扩散，不知所措地呆在了那里，但少女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而是穿过墓碑群就消失在了苍凉的夕阳之中。

在纵横交错排列的墓碑中间，濑谷川只能看见黑衣少女风一段飘逸的上身在移动，甚至，那美妙的身姿在不停地左

右摇摆，象一条在水中游动的蛇，黑衣、坟场、蛇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！

风突然猛烈地刮了起来，雷声和闪电降临在这个城市的上空，濑谷川已经感觉到死亡的味道越来越浓厚了，在闪电间隙的照耀中，墓碑上死亡者的惨白遗容，正一波接一波地扑向他的眼帘，他忽然疯了似地发出崩溃的尖叫声，仿若幽灵未路时的呼唤，脑海中不停地变幻着色彩，由浓到淡，由淡到无，最终化为一片空白。

风停雨任之后，黑暗空旷的坟场中突然回荡起一阵口哨声，那是欢快的口哨声，渐渐的飘散开来。

是那个奇怪的中男人，一个勇敢的男人，在黑暗中，吹着口哨消失在坟场门口。

他是濑谷川，城市的灯光正在呼唤他的归去。在走过看墓人的小屋时，他轻轻地惊呼了一声：“怎么回事呢？我干吗到墓地来了，真是活见鬼！”



# 第一章 花瓶

濑谷川从来也未曾到过这样奇怪的一个地方。  
到目前为止，所发生的一切，都似是恐怖小说里的情节，而不似是现实生活中所应该发生的。但是，它却又偏偏发生了。

札幌市每年二月是传统的雪节，他总喜欢花去整个下午和晚上的时光，在几条热闹的道路上挤来挤去，观看匆匆忙忙购买吉祥物的人们，这比春节更能领略到一种浓浓的喜悦气氛。因为在春节，只能领略到欢条，而这一天，却还可以看到愁苦。

濂谷川溜达到了天黑，红红绿绿的霓虹灯，令街头行人的面色忽红忽绿，十分有趣。从小就喜欢古玩的他停在一家专售旧瓷器的商店面前，望着橱窗中陈列的各种瓷器。

店堂中红木架子上一只凸花龙泉胆瓶，瓷色青莹可爱，而且青色之中还带有点翠色，使整个颜色看起来有着一股春天的生气，极似富士山的风貌。即使是稍有暇疵，它也一定是值钱的货。因此，濂谷川决定将它买下来。

濂谷川推门走了进去，一进门便看到店员已将那只瓶从架上小心翼翼地捧了下来。

濂谷川心中不禁愣了一愣，暗忖：“难道店员竟能看穿人的心意么？”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，那店员将这只瓶捧到了一位装束还保留在奈良时代的老者面前。

那老先生将这只瓶小心敲看，摸着、看着。濂谷川因为并不喜欢其他的花瓶，所以，便在那老者的身边停下下来，如果那老者买不成功，自己就可以将它买下。

老先生足足看了十多分钟才抬起头说：“中国官窑的？”那店员忙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，你老好眼力！”

想不到，他的话似乎触到了老者的痛处，那老者面色一沉，眼里射出一道阴森的光怒道：“亏你讲得出口！”一转身，扶着手杖便向外走去。

濂谷川正希望他买不成功，连忙对着发愣的店员说：“这花瓶多少钱？”那店员还未曾回答，已推门欲出的老者忽然转过身来猛然喝道：“别买！”

他心中一惊，转身看着那位老先生。老人的手杖几乎碰到了他的鼻子！

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位十分有教养的老年人会做出这种怪诞的举动来。一时间竟让濂谷川惊呆了，难以出声。

正在这时候，一个肥胖的中年人走了出来，满面笑容道：“老先生，需要我效劳吗？”那老者“哼”了一声说道“我不准你们卖这花瓶！”他说得十分认真，一点也没有开玩笑的意味，所有人都暗暗地吃惊。

那胖子的面色也十分难看“老先生，我们是做生意的……”

那老人突然气呼呼地举起手杖来，向店员手中的那只花瓶敲了过去，在那片刻，店伙和那胖子两个人都惊得面无人色。

“拍”地一声响，老者的手杖正好打在濂谷川的手臂上，濂谷川一点儿也不觉得疼痛，反而将那柄手杖震得向上直飞了起来。

那胖子吓得满头大汗，喘着气，犹有余悸道：“你们是不是疯了，要我跳海死给你们看！”

濂谷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啊！没那么严重？难道是室町朝代的传世之宝吗？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濂谷川准备等店员一说出这花瓶的价格，便立即将它买下来，而且付现钞。

那胖子打量了他一眼，报出了一个数目。

刹那之间，轮到濂谷川尴尬了，那数字之大足以使他大吃了一惊。

“噢，原来那么贵”胖子冷冷地道：“本来嘛！”濂谷川拉起老者的手臂，帮他从地上拾起手杖，逃似地走出了这家店。过了街角，背后才不致有如针芒在刺一样地难受。

“老先生，幸亏你不曾打烂他的花瓶，要不然就麻烦了……”

那老人冷冷地道：“打烂了又怎样，最多赔一个给他，我还有一只和这个一模一样的，它们原来是一对”。

濂谷川越听越觉得奇怪，道：“店里的那只花瓶原来是你的？”老者“哼”的一声，道：“若不是祖上做过官，谁家中能有那么好的青瓷？”

一听到如此说法，他心中有一点明白了。

这位老者原来的家境十分富裕，但是如今却已渐渐衰败了，就象正走下坡路的日元一样，以致于连祖传的花瓶也卖给了人家，所以神经才有些不正常。

继续朝下一想却又觉得不对。因为他刚才说家中还有一只同样的花瓶，如果照时价将它变卖，也足可以令他度过一个十分快乐的晚年了，可能他是另有心事。

濂谷川被这个举止奇特的老年人引起了好奇心，笑着问道：“老先生，那你刚才在店中，为什么要打烂那只花瓶呢？”

老者望着街上的车辆行人，道：“我也不明白为什么——”

老者讲到这里便突然停止了，瞪了濂谷川一眼，喃喃地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，我凭什么要对你讲我的事情？”

两人一起向前走着，从每个人的身上都能发掘出一段惊险曲折的故事来，但从这位老者的身上所发掘出来的事，可能比一般人身上发掘出的事更让人好奇。

走近街心花园处，不知为什么那老者立即站住了，脸上突然现出了一种急切的神情来，一伸手抓住了濂谷川，濂谷川显地感觉到了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。

## 第二章 复杂的地下室

濑谷川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这刹那之间如此激动，忙不迭地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他道：“好！好！我本来正要去找你，却没料到在这里遇上，真是有缘份啊？”

听了他的话，濑谷川被吓了一跳，他的口气似是要找自己决斗，苦于不知他的行踪，但是现在却恰又狭路相逢一般！忙道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一边说，一边已经准备摆脱他的手臂。

今天是札幌节，本来濑谷川已准备和父母在一起渡过晚上的。但是听到那老者十分焦虑的语言，像是除了他以外，

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一样。

老者站住身子挥了挥手杖，只见一辆“劳斯莱斯”轿车飞快地驶了过来，在他的面前停下，那辆名贵的车子原来早就跟在后面了。

司机下车打开车门，示意请老者和濑谷川上车，濑谷川看了看车牌号码，亦打量了老先生，突然觉得他十分面熟，好象是在报上看到过的面孔，略想了一想道：“你不就是冈田君吗？”

那老者点了点头，自负地道：“我以为你早就认出我了。”

两人上了车，冈田吩咐司机：“到大仓山竞技场去！”

司机颤抖的声音传了过来，语气十分恐怖，反问道：“大仓山吗？”老者道：“是！”

濑谷川心中不禁有些奇怪。为什么司机听说要到那地方去，便感到那么可怕呢？

他心中的恐怖通过颤抖的身体已表露无遗，隔着玻璃望去，司机的面色十分难看，甚至他握住驾驶盘的手指也在微微地发抖！

车子向前驶着，十五分钟之后就已出了市区，到了郊外又驶了二十分钟，拐进了一条窄窄的，仅供一辆车子通行的小路，这时已经远离了市区，四周沉静到了极点。

在小路上又驶了五分钟，车在一扇大铁门的前面停住了，铁门的后面仍是一条路，那天晚上天气，十分潮湿，雾也很浓，前面那条路通到什么地方去也看不十分清楚。

车子在铁门前而停了下来，司机下了车，冈田这才睁开

了眼睛，在衣袋中摸出了一串钥匙，道：“去开铁门！”

司机接过钥匙，道：“……你……”

冈田怒喊道：“去开门！”司机的面色在车灯的照耀之下显得更加难看之极，他用颤抖的手接过钥匙，走到那铁门的面前。

突然之间，只听见“呛琅”的一声，那串钥匙掉到了地上，司机面无人色地跑回来，道：“锁门……的锁开……着……开着……”

一切恐怖到了极点。

多雾的黑夜，荒凉的郊外，社会知名的富豪，吃惊得面无人色的司机，再加上两个不速之客，究竟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呢？

再也没有其他环境，比如今这种情形更充满神秘的气氛。

冈田愣了一愣，道：“本来”，司机在车子中取出一只望远镜交给了冈田，冈田凑在眼上看了一会儿，喃喃地道：“雾很浓，但好似有灯光，开进去！”

司机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，上前去推开了铁门，然后拾起了掉在地上的钥匙回到车中，驾车进了门。前面几株大树之中，一列围墙之内有一幢很大的洋房。浓雾掩遮着，看不清楚，但是那洋房之中却有灯光透出。

车子向前飞驶着，离那洋房越来越近，不用望远镜也可以看得清了，洋房的围墙和墙壁上全是“爬山虎”，但显然有许久没有人来修剪了。

濑谷川实在忍受不了这种神秘的气氛，回过头来惊奇地

问道：“冈田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车子很快地驶进了围墙，在大门口停了下来。

围墙之内野草蔓延，十分荒凉，炮光正从楼下的大厅射出，而且还有阵阵的音乐声。濑谷川的母亲是音乐家，由于受母亲的熏陶，濑谷川自然听得出那是舒伯特的小夜曲。

冈田打开车门下了车，他向石阶上走去，一边用手杖重重地敲着石阶，一边大声地问道：“惠美，是你么？”

只听得大厅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，道：“爸爸，是我。”

两人从石阶上走近门口，只见一个十几岁的女郎正站在门前，她出现的时候面上带着一点怜悯的神色，但是当她自己一看到另一个陌生人，一扬头抖了一下短发，面上却立即罩了一层冷霜。

从他们的称呼中，知道那女郎就是冈田的女儿，那女郎扶着冈田向内走去，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要来的，所以我先来等你。”

惠美小姐回过头来，冷冷地望了濑谷川一眼，她的脸上简直显露出了敌意：“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和外人说，竟不能和女儿说么？”

大厅中的布置很华丽。冈田请他坐了下来，说：“沏壶茶吧，惠美！”

那女郎只是向濑谷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老是不死心？每年你都要难过一次，连过一个节都不能痛快！”

冈田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次恐怕有希望了。”

惠美小姐并没有冷笑出声音来，可是她面上那种不屑的

神情，却令人十分难堪，一扭身就走了开去，独自坐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，“刷刷”地翻着一本杂志。当者她父亲的客人，这样的举动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了，难道她以为年轻、貌美、家中有钱，便可以连礼貌都不要了么？这可是在日本啊！一个讲文明的社会，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濂谷川暗暗想到。

沉默了一会儿。

冈田道：“濂谷君，你说怪不怪，一个年轻人留学归来，没有一切不良的嗜好，但是却在一年之内用完了她自己名下两亿日元的存款，又遇得偷窃家中的东西去变卖，那花瓶，就……是被她卖了的！”

濂谷川心中不禁又气又笑！

这么神秘的环境一定有极其重大的事情，谁知却是为了这样的一件事，他说的分明指的是他的女儿。

濂谷川尽量保持微笑，站起来道：“冈田君，对不起，对于年轻人的心理我没有研究。”

惠美小姐忽然昂起头来，道：“你以为我们是浪荡公子么？”

濂谷川弯了弯腰，冷冷地道：“高贵的小姐，我想，是你们高贵的家庭有了麻烦”。

惠美小姐的即色顿时变得更加难看。

冈田忙道：“惠美你别多说了。”他说着又转过头来说：“她早出世半小时，就是孪生的妹妹了。”濂谷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自己说这些话。

突然冈田面上肌肉不停地抽搐，眼中竟有了泪花，道：